

寫實與顛覆

論張愛玲小說中的母性殘忍面

黃美滋 *

第一章 緒論

一般文學作品對於「母親」這樣一個形象，多本於傳統觀念，將母親塑造成一個完美的形象——甚至是一個帶有「神性」的角色；但是，人們往往忽略了母性的「殘忍面」，「因為，母性的奉獻雖然可能是十分純正的，但事實上的情形卻不如此」（註一）。但是張愛玲在她的作品中卻一反一般人對於母親完美形象的描寫，深刻地刻劃了母親非神性的一面。今天我們將以張愛玲的小說為本，來分析與探討。

第二章 母性的殘忍面

事實上張愛玲並不會完整地在她的小說中塑造後母的形象（註二），但是她卻將一些一般人主觀歸屬於後母身上的行為，安排在親生母親身上。最明顯的例子是《金鎖記》中的曹七巧，《怨女》中的柴銀娣，以及《第二爐香》中的蜜秋兒太太。這三個母親共有的特徵是：自私、佔有慾強烈，而且都擁有著殘破的婚姻生

* 中國文學系大學部 87 年畢；現為碩士班研究生。

註一：西蒙·波娃著，楊美惠譯，《第二性——處境》，頁 118。

註二：在張愛玲的小說中唯一一篇具體談到後母的小說是《茉莉香片》中聶傳慶的繼母，其餘均為親生母親。

活（註三）。她們在長期的身心壓抑下，許多願望與慾望都有未完成的情緒在，生活中唯一的安慰是來自相依為命的子女身上。但在子女長成、即將透過婚姻與愛情來擁有自己殘缺的幸福時，一種出自嫉妒、自私的報復心理，便成為摧毀下一代幸福辣手。以《金鎖記》當中的曹七巧來說，她因為兄嫂的貪財，嫁給了重度殘障的姜家二少爺。雖然是明媒正娶的正頭太太，可是對她在家中的地位毫無幫助，甚至連傭人都瞧不起她；縱使生兒育女，重度殘障的丈夫卻無法為她帶來肉體上的滿足，慾望之於她從未曾槁木死灰：

「你碰過他的肉沒有？是軟的、重的，就像人的腳有時發麻了，摸上去那感覺……」季澤臉上也變了色，然而他仍舊輕佻地笑了一聲，俯下腰，伸手去捏她的腳道：「倒要瞧瞧你的腳現在麻不麻？」七巧道：「天哪！你沒挨著他的肉，你不知道沒病的身子是多好的……多好的……」

《金鎖記》

她也試圖從小叔姜季澤身上得到慰藉，卻是遭到拒絕；分家之後，季澤找上七巧，剎那間她在甜言蜜語裡以為，她將得到她期待已久的愛情；然而當她看到了夾藏在濃濃蜜語背後的金錢陰謀，她打走了季澤，也打走她一生對愛的最後期待。我們可以說，七巧的一生是活在無愛之中的，所以她對於她生命中唯一完全受她支配的男人長白，其實是夾雜著「母愛」和「戀人」兩種情結的（註四）。法國女作家西蒙·波娃（Simone de Beauvoir, 1908—1986）在她的作品第二性（Le Deuxième Sexe，一九四九年出版於巴黎）中提到：

打從女性深處，母親歡呼著兒子卓越的男性魄力；她以宛如墜入情網的女人所擁有的熱情，把自己交託在他的手心裡期待自己被抬高到與「聖母」相當的地位上；她對他種種的渴求，便是她獲得的酬答。另一方面，十月劬勞的慈母之恩，使她自認取得了不可褫奪的專利，她把兒子當成自己的私產……回憶過去，她覺得自己的生命有了意義，然而這意義不能填補她目前的生活，她仍得設法打發日子。她希望兒子仍舊需要她，但是，有一天另外一個女人終會取代她的地位。日常親友交談中，多的是母親如何嫉恨那奪走兒子的、外來的女子的故事。……兒子是她生下來的，他當然欠

註三：曹七巧與柴銀娣均是嫁給一個身患重度殘疾的丈夫，而蜜秋兒太太則是早年守寡。

註四：張淑賢，〈精神分析與張愛玲的《傳奇》〉，《中國現代、當代文學研究》，1989，10期，頁251。

她一份恩情，（尤其是兒子之中，她特別寵愛的，或者她自己守寡多年）但那一個外邊來的、直到昨天還是素昧平生的人，兒子欠了她什麼呢？那女人一定是用什麼狐狸精騷動來迷惑他吧，那種女人，工心計，懷私心，真是危險極了。母親不耐煩地等待著他們會鬧翻；她留心兒子的臉色，希望找出一絲不快樂的痕跡。她偷偷地偵察媳婦，找機會指責她，批評她理家的新方法，討厭她侵入他們母子的生活。

正如西蒙·波娃所描述的，七巧對兒子長白的確懷有這樣的情結。當長白長成娶妻，七巧赫然發現新媳婦取代她在她兒子心中佔有的地位。強烈的嫉妒心理扭曲了她；她嘲弄媳婦的所做種種，人前人後編派媳婦的不是……最後那趨於變態的嫉妒心理，更讓她好奇地去探查兒子與媳婦之間的床第之事：

長白起初只是含糊對答，禁不起七巧再三盤問，只得吐露一二……七巧又是咬牙又是笑，又是喃喃咒罵，卸下煙斗來狠命嗑裡面的灰，敲得托托一片響，長白說溜了嘴，止不住要說下去，足足說了一夜。

《金鎖記》

在七巧自私而殘忍的想法裡，她一生追求、卻得不到的愛慾滿足，即使在她年華已逝的年紀，她也不許別人得到。基於這種要滿足「失落者」心態的平衡心理（註五），她一方面不斷在生活及言語上打擊她的媳婦芝壽，更強拉著長白徹夜為她燒鴉片煙，不讓他回房間去；另外又為長白立了絹姑娘為妾，企圖引開長白對芝壽的注意力，一方面又不讓長白有上堂子玩的心思；當芝壽因為不堪其精神虐待、積鬱成疾之後，她也不為她延醫診治……她一步一步，有陰謀地謀殺兒子與媳婦的婚姻，她甚至對媳婦的死亡是期待的，她期待著兒子在媳婦死後重新回歸她的生命，永遠只屬於她。她這種強烈的佔有慾先是逼死芝壽；芝壽死後絹姑娘也不堪這種日子吞鴉片自殺。七巧採取種種手段的終了目的，是將長白留在他身邊，困守在家中，存在所有她視線所及的範圍內，不使他脫離她的掌握，讓長白的一生在青煙繚繞間，伴著她消磨在如豆的煙燈中。

對於女兒長安，七巧日日對她灌輸的，是她受壓抑後而扭曲的不正常概念。比較起長白，七巧在「保護女兒」這樣一個堂而皇之的藉口下，更是徹底地擺

註五：《張愛玲小說的女性世界》馬冬梅，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，1992，頁37。

佈長安的生命。

許多母親硬起心腸來敵視女兒；……把任何女人都當成可恨的對象，也會把自己的女兒當成可恨的對象；她把女兒送到遠處，眼不見為淨，或者剝奪她的社交機會。……她不斷地壓抑女兒，推說她還未長大，把她的事業當兒戲；並推說她還年輕，不宜結婚，或說她太嬌弱，不應生育。……母親永遠不厭其煩的批評女兒，嘲諷女兒或預測女兒的不幸。可能的話，她情願女兒永遠停留在童年的階段；女兒若大膽到敢於宣佈自己已長大成人，她會設法毀掉女兒的成年生活。

一如西蒙·波娃所描述的，七巧的確是以一種「敵視」的態度來對待長安，七巧瘋狂的想法，一寸寸的都傷害到長安：她不顧潮流和外人的想法，固執的替長安纏足；又爲了幾件小東西和學費大鬧學校，讓長安羞愧地斷絕了和同學所有的來往；長安害了痢疾，七巧不找醫生來爲長安醫治，卻哄弄她抽上鴉片……七巧不正常的心態，迫使長安只能活在家中狹小的世界裡，放縱著自己的青春流逝；等到年紀老大，七巧卻反過來嘲笑長安：

自己長得不好，嫁不掉，還怨我做娘的耽擱了她，成天掛搭著個臉，倒像我該她兩百錢似的，我留她在家裡吃一碗閒茶閒飯，可沒打算留她在家裡給我氣受呢！

《金鎖記》

等到長安有了男朋友，眼看著將有一場美滿的生活，七巧的嫉妒心理又浮出——尤其眼看著萬般條件都比不上自己的女兒長安，竟能擁有她一輩子追求不到的幸福，她恨極了，甚至有種「芒刺在背的錐心之痛」（註六）。她開始羞辱長安，時時刻刻不忘她冷嘲熱諷：

七巧見了，不由得有氣，便冷言冷語道：『這些年來，多多怠慢了姑娘，不怪姑娘難得開一個笑臉，這下子跳出了姜家的門，稱了心願了，再快活些，可也別這麼擺在臉上呀——教人寒心。』

妳要野男人妳儘管去找，只別把他帶上門來認我做丈母娘，活活的氣死了我！我只圖個眼不見，心不煩。能夠容我多活個兩年，便是姑娘的恩典了。

註六：同註五。

《金鎖記》

在七巧具敵意的精神折磨下，她痛心地解除了和童世舫的婚約。到了這樣的地步，七巧仍舊不放過她——七巧殘忍地連藕斷絲連的愛也不許長安擁有，於是她設下狠局，將童世舫邀宴至家中，然後在刻意的安排下，幾句話輕描淡寫地，便劈殺了女兒一生的幸福：

世舫挪開椅子站起來，鞠了一躬。七巧將手搭在一個傭婦的胳膊上，款款走了進來，客套了幾句，坐下來便敬酒讓菜。長白道：『妹妹呢？來了客，也不幫著張羅張羅。』七巧道：『她再抽兩筒就下來了。』世舫吃了一驚，睜眼望著她。七巧忙解釋道：『這孩子就苦在先天不足，下地就得給她噴煙。後來也是爲了病，抽上了這東西。小姐家，夠多不方便哪！也不是沒戒過，身子又嬌，又是由著性兒慣了的，說丟，哪兒丟得掉呢！戒戒抽抽，這也有十年了。』

《金鎖記》

曹七巧徹底毀滅兒女婚姻幸福的可能性，也完完全全佔有了兒女。她自己也明白兒女恨她，可是報復心理勝過了理智，她的行爲可說是「毫無母子母女的親情和真情」（註七），七巧因爲嚐盡了無愛的痛苦，瘋狂地藉著操縱子女的婚戀關係，用此來報復這對她不公平的世界……這不可不謂是場骨肉相噬的天倫慘劇。

相對於曹七巧的瘋狂，柴銀娣的情緒深沉得一如幽深的湖泊。雖然她倆有著相近的背景：一樣有個十不全丈夫，一群看不起她微賤出身的奴僕，一樣視錢如命，對於自己的兒子也同樣懷抱著一種「母愛+戀人」的情感在內。但不同的是，銀娣對兒子的佔有慾遠遠地強過報復心理。在她和七巧一樣無愛的生活裡，兒子是治療她心中空虛的藥石。婚前種種的許諾，爲了不讓玉熹跟著三爺到堂子裡去玩，她撮弄玉熹和她一起抽上大煙……她力排所有外界的誘引，爲兒子在家中營造一個安樂的世界，好讓她完完全全地掌握住唯一的兒子：

現在年輕人不大有吃煙的，現在是興玩舞女、鬧離婚。他要是吃了煙肯安靜蹲在家裡，馮家也不會反對。大爺三爺他們吃煙照樣出去，不過他們的情形不同。第一他們手裡有錢。沒錢吃上了煙，就顧到這口煙。他到堂

註七：魯迅，〈燈下漫談〉，見張錦華〈滬港洋場的「病丑狂孽」——張愛玲《傳奇》人物的劣根性〉，《中國現代、當代文學研究》，1990，12期，頁249。

子裡過癮哪兒行？靠三爺接濟他那兩個錢能到哪裡？還是家裡這張鋪。總有一天他也跟她一樣，就惦記著家裡過日子和榻上這隻燈，要它永遠點著。她不怕了，他跑不了，風箏的線抓在她手裡。

《怨女》

一切就如銀娣所盤算的，她的確是把兒子牢牢的緊握在手中，甚至到了連恨她都離不開她的地步：

玉熹倒還鎮靜，彷彿很看得開，反正他結婚不過是替家裡盡責任。其實心裡怎麼不恨？從小總像是他不如人，這時候又娶了這麼一個太太。當然是要怪他母親，但是家裡來了個外人，母子倆敵愾同仇，反而更親密起來。

銀娣和七巧雖然對於媳婦所採取的態度都是懷著敵意的，但是銀娣不同於七巧的地方是：七巧是採取一種強烈的報復態度，而銀娣的目的是保有這她生命中唯一真正屬於她的男人。換句話說，她心中一再被強調的，是強烈對兒子的佔有慾。因為她對人生的安全感來自保有兒子對她的專有情感。在這樣的狀況下，她又怎麼能夠容許媳婦這樣一個外來的女人，來介入分享他們之間的情感？張愛玲在《金鎖記》、和《怨女》的創作上有一定的傳承關係。但是《金鎖記》中強調的玉石俱焚的報復心理，而《怨女》著重在佔有慾心態的呈現。之所以不「報復」，是因為銀娣了解她自己無愛的生命是她自己選擇的結果（註八）；之所以「佔有」，是因為在分家後她明白她這一生所剩下的一切只有兒子和錢，她自然不允許別人來分享她此生的僅有。這在玉熹婚前即有跡可尋：

玉熹頂了他父親的缺，在家裡韜光養晦不出去。她情願他這樣。她知道他出去到社會上，結果總是蝕本生意。並不是她認為他不夠聰明，這不過是做母親的天生的悲觀，與做母親的樂觀一樣普遍，也一樣不可救藥。她仍舊相信她的兒子一定與眾不同。

他們在一起覺得那麼安全，是骨肉重圓，也有點悲哀。她有一剎那喉嚨哽住了，幾乎流下淚來，甘心情願讓他替她生活。他是她的一部份，他是她的一部份，他是個男的。

註八：柴銀娣嫁給姚家二少爺是她自己作的決定。見〈怨女〉，《張愛玲全集 4—怨女》，頁 22。

玉熹是銀娣的一部份。玉熹少奶奶的悲劇是在於她分享了婆婆銀娣生命的一部份。

另外在《第二爐香》中的蜜秋兒太太，則是綜雜了「報復」和「佔有」的心理的一個角色。她早年喪夫，獨力扶養三個女兒長成。她不完整的婚姻給了她異乎常人的心理——她這一生所失去的，她也不想讓她的女兒得到。她對女兒採取禁慾教育，讓她們對性有錯誤的認知。縱然靡麗笙和憐細天真純潔而美麗，卻受到母親錯誤的教育，雙雙親手葬送了自己一生的幸福，也賠上了兩個愛她們至深的丈夫的生命（註九）。蜜秋兒太太可說是極端自私的，因為她絕不可能對夫妻之間正常的示愛行為毫無認知，可是她卻沒有告訴她的女兒們；相反的，她卻在事情發生後，和人談起靡麗笙就哭：

哪！蜜秋兒太太又哭了，她說：「為什麼我這孩子也跟我一樣的命苦！誰想得到……索性像了我倒也罷了。蜜秋兒先生死了，留下三個孩子，跟著我千辛萬苦的過日子，那是人間常有的事，不比它這樣……希奇的變掛！說出去也難聽，叫靡麗笙以後怎樣做人呢？」

《第二爐香》

而且蜜秋兒太太絕對知道這件事情一定會發生，因為這是她心中一套長久的陰謀。所以當羅傑到蜜秋兒家尋找憐細時，蜜秋兒太太顯出了不安，她擔心羅傑會看穿了一切，看穿她的陰謀：

她在前面引路上樓。羅傑覺得她雖然勉強做出輕快的開玩笑的態度，臉上卻紅一陣白一陣，神色不定。她似乎有一點怕他，又彷彿有點不樂意，怪他不道歉。……他單獨地向後樓走去。蜜秋兒太太手扶著樓梯笑道：「祝你們運氣好！」羅傑才走了幾步路，猛然停住了。昨天中午，在行婚禮前，像咒詛似的，她也曾經為他們祝福……他皺著眉，把眼睛很快的閉一下，又睜開了。他沒有回過頭來，草草說了一聲：「謝謝妳！」就進了房。

《第二爐香》

當羅傑再度取得憐細的信任，決定和她一起到夏威夷去度蜜月時，蜜秋兒太太雖然在表面上祝福他們，事實上她感受到的是極大的威脅，憐細就要被羅傑帶

註九：靡麗笙的丈夫佛蘭克以及憐細的丈夫羅傑，均在失去妻子後自殺身亡。〈第二爐香〉，《張愛玲全集 6—第二爐香》，頁 123、125。

走了，她不容許自己的女兒被奪走。面對這樣迫切的危機，她立刻帶了女兒四處拜訪朋友，一下子就把整件事在英籍港人間傳開，企圖利用輿論讓羅傑放棄憐細，逼羅傑自己相信自己是不需要憐細的。一旦羅傑放棄，蜜秋兒太太就不會失去憐細；而羅傑的下場與他的連襟佛蘭克一樣，一輩子就葬送在一個寡婦的私心中。接下來還有凱絲玲，一切仍舊照著蜜秋兒太太所計畫的，她終也要演出一幕如此的悲劇。

七巧、銀娣、和蜜秋兒太太都具有強烈佔有子女的慾望傾向。而佔有他們的方法是利用各種手段斷斷兒女對她們之外的種種人倫、人際關係，有時手法近乎瘋狂，不禁令人無法相信她們是孩子們的親生母親，但事實上她們只是讓瘋狂凌越了理智，而兒女們的命運，就在她們的操縱下，「一級一級，走進沒有光的所在」（註十）。

第三章 結論——母親形象的寫實與顛覆

西蒙·波娃在她的作品《第二性》中提到，「自從母性崇拜者將母親一律奉為神聖以來，母愛便被扭曲，而文學作品當中對母愛所做的，也都是正面的頌揚」；但是她卻認為母性是具有其「殘忍面」存在的，而且這種殘忍一向是眾所皆知的，只是過去卻一直假託在「後母」這樣一個角色上——「善良溫柔」的生母去世後，子女被「兇狠殘忍」的後母所凌虐（註十一）——基本上一般的文學作品（尤其是童話作品），對於後母大都定位成「兇殘」、「不友善」的形象，如西方童話中的《白雪公主》（Snow White），中國的二十四孝中閔子騫的故事，內容均描寫到後母對非親生子女的虐待。我們不否認這種事的可能性，但是會虐待子女的只有後母嗎？難道親生母親對於自己的兒女就不會有非理智性的虐待？

「母親的奉獻不是天生的，母性包含了誠懇心和愛心，同時也摻雜著自戀、慵懶和自暴自棄」（註十二）。母親對子女的愛不是完全的神聖，可是在以往的文學作品中卻十分缺少對於母性黑暗面的直接描寫。困於道德上的約束，直接描寫母親負面行為的作品難以見容於社會價值標準之下，因此這些負面的行為往往被

註十：張愛玲著，〈金鎖記〉，《張愛玲全集 5—傾城之戀》，頁 183。

註十一：西蒙·波娃著，楊美惠譯，《第二性——處境》，頁 119。

註十二：楊美惠編，〈女性與生育問題〉，《婦女問題新論》，頁 125。

轉嫁到後母與非親生子女、以及婆媳之間、養母和養子女等這些非血親的親子關係上，而親生母親就成爲一種完美的形象。這種合於社會道德評價的母親形象，藉由各種知識管道，將這種錯誤的刻板印象深植於一般人心中。張愛玲曾經在〈私語〉一文中，談到在她的後母將嫁到她家前，她對於「後母」這樣一個角色的認知：

我父親要結婚了。我姑姑初次告訴我這個消息，是在夏夜的小陽台上。我哭了，因為看過太多關於後母的小說，萬萬沒想到會應在我身上。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覺：無論如何不能讓這件事情發生。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，伏在鐵欄干上，我必把她從陽台上推下去，一了百了。

〈私語〉

張愛玲對於「後母」的印象並不好，可是她並不曾在作品中大張旗鼓地描述後母的負面言行（註十三），反倒是對於親生母子（女）之間的關係，作出一反前人作品中偏於正面描寫習慣的負面描寫：未滿足的情慾、對子女的強烈佔有慾、充滿著恨意與妒忌的報復心理、無力保護子女……等，對一般人印象中的具神性的母親形象，作了認知上的顛覆，把母親與母性的黑暗面赤裸裸地暴露在陽光下，用更人性的方式來審視母親的言行，把以往轉嫁在後母身上的負面行為回歸到原始的狀態。不過張愛玲的「顛覆」，是針對認知的層面而言；事實上，張愛玲並沒有改變真實的母親形象，她只是寫實，只是說了實話，並且因為從前的作品沒有完整地說出實話，所以她的實話成爲一個異數，顛覆了所有的謊言。

張愛玲對於母親形象的處理，是回歸到真實面上的；同時她也將環境因素加入了母親人格形成的因素裡：像是不完整的婚姻，家庭人際之間的互動，甚至是情慾上的挫折和未滿足。特別是情慾問題，張愛玲寫出了情慾不會因爲成爲母親而消滅的事實，並強調了未滿足的情慾可能是造成母親去傷害子女的因素，如《金鎖記》中的曹七巧、《第二爐香》的蜜秋兒太太、《怨女》中的柴銀娣，都被賦與這樣的性格。這樣的描寫，張愛玲可以說是近代的第一人。

張愛玲顛覆的基礎源於她的寫實，她寫出了覆蓋在神聖的外衣下的真實母親形象，讓母親由神性還原至人性；她仍一貫真實地描寫著她的人物們，正如她自己在〈自己的文章〉一文中所言：

註十三：同註二。

我只求自己能夠寫得真實些。

而她的確也真實地顛覆了傳統文學中的母親形象。

參考書目：

(一) 張愛玲的作品

- 《怨女》張愛玲，皇冠，一九九二，台北。
- 《流言》張愛玲，皇冠，一九九三，台北。
- 《傾城之戀》張愛玲，皇冠，一九九三，台北。
- 《第一爐香》張愛玲，皇冠，一九九三，台北。
- 《半生緣》張愛玲，皇冠，一九九三，台北。
- 《張看》張愛玲，皇冠，一九九三，台北。
- 《對照記》張愛玲，皇冠，一九九四，台北。

(二) 關於張愛玲的專書

- 《張愛玲的小說藝術》水晶，大地，一九八三，台北。
- 《今生今世》胡蘭成，遠流，一九九〇，台北。
- 《張愛玲的世界》鄭樹森編，允晨，一九九三，台北。
- 《張愛玲研究》唐文標，聯經，一九九五，台北。
- 《張愛玲小說的時代感》盧正珩，麥田，一九九六，台北。
- 《我的姐姐張愛玲》張子靜，時報，一九九六，台北。

(三) 參考書籍

- 《婦女問題新論》楊美惠，聯經，一九七九，台北。
- 《第二性》西蒙·波娃著，楊美惠譯，志文，一九九二，台北。
- 《女性主義》王逢振，揚智，一九九五，台北。
- 《婦女與中國現代性》周蕾，麥田，一九九五，台北。

(四) 期刊論文

- 〈張愛玲上海時期小說創作評述〉，王劍叢，《中國現代、當代文學研究》，1988，9期。
- 〈精神分析與張愛玲的《傳奇》〉，張淑賢，《中國現代、當代文學研究》，1989，10期。

<滬港洋場的「病丑狂孽」—張愛玲《傳奇》人物的劣根性>，張錦華，
《中國現代、當代文學研究》，1990，12期。
《張愛玲小說的女性世界》馬冬梅，一九九二，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。

試比較老子與王弼的

「道」

吳瑞文 *

一、前言

魏晉時期無疑是中國思想史中極具特殊性格的一個環節，這一時代的政局動盪不安，漢末的軍閥割據，造成連年戰禍，漢朝終究為曹丕所篡，而演成了三國鼎立的對峙狀態。而最後，魏竟也步上漢代後塵，自己也為晉所取代。當朝儒生目擊世變，而恥於出仕；學術界也由「通經致仕」的入世態度，轉為傾向出世的精神面。陳榮捷先生指出：

許多正直之士不肯出仕如此腐敗的政府，其他人士則為了尋求自由及安全，而傾向於追求超越價值。結果整個思想運動就以超越性質為特色，而這種超越性質重點就是擺在無、虛、及本體界的。(註一)

由兩漢到魏晉，除了「清議」到「清談」這一形式上標誌著士人疏離政治現實的情況外；對傳統「六經」的拋棄也顯示出魏晉時代的知識份子自覺的由「章句訓詁」之學轉而追求更超越的形而上的學理之探討。

* 中國文學系大學部 87 年畢；現為碩士班研究生。

註一：請參閱陳榮捷先生所編著《中國哲學文獻選編·下冊》(臺北：巨流圖書公司，民國八十二年六月一版一刷)，頁四三五。